春归燕

□宋殿儒

立春刚过，人们一冬的“冷藏”心境好像忽然被打开，都纷纷借着温暖的阳光之气，外出亲近春情萌萌的大自然了。这不，我的孙子就像一只知春的燕子，周末一大早就闹腾着要逛郊外的老家了。

一路上孙子反复问我一个问题，“老家院子里也有春天吗？”这个问题使我忽然间想起了老家的“另一口人”来。我对孙子说：“春天来了，咱老家不但也有春天，而且还有一口人要回来了，咱得赶紧回去给它开门……”

孙子听了我的话，很是疑惑地扭头看着我问：“爷爷说的那口人是谁啊！咱总共不就五口人吗，难道爷爷私下还藏了一口人在老家？”

“对呀，爷爷在老家还私藏着一口人哩！不过这口小人儿可是非常可爱的啊……”我神秘地给孙子说。

就这样，我和孙子直接搭乘去老家的公交回到了老家。进得院子，就赶紧找钥匙开门，开了门我就仰头去老屋的房梁上寻找那个燕子窝儿。这个燕子窝儿，是二十年前的一对儿燕子筑成的，它们在这个窝里一代代地繁衍子孙，一直延续到现在，没有离弃过这个老家。我知道，阳春三月，大地上万物复苏，阳气潮涌的时候，它们就会从数千里之外的南方归来，它们始终不为家福家贫移窝他居，而是始终如一地坚守着我这个老家。

这对儿燕子，早已成为我心中的一个“爱人”。自从我们一家人都移居城市后，每年的春三月，燕子归来之前，都得记着回趟老家，把门给燕子开开，好让它归来时能够顺利地在老巢中安居。

我们一家人刚搬迁到城里的时候，我也在窗户上给燕子挖出一个通道，将门锁得很紧。可是后来，回到老家看时，突然发现，这个鸟道，反成了多种鸟儿的通道，它们有的是为了进屋觅食，而有的则不怀好意地给燕子争窝儿。记得，有一只雀鹰竟然占据了燕子的窝儿，把一窝小燕子全部赶到了门外的电线上。看到这种情况后，我就把窗户上的那个通道给堵住了，并且干脆把门打开，给燕子一个做“人”的权利。把门打开后，燕子就能随便的出入，并且也避免了雀鹰的伤害。因为雀鹰有个畏惧人的习性，只要门是开着的，它都会以为里面有人，丝毫不敢入内捣乱。

“爷爷，原来你说的小人儿，就是可爱的小燕子？”

“哎！这就是爷爷的小娇人儿，爷爷几十年来就一直把它当人看待，爷爷在家住的时候，常常和燕子说话，燕子也常常给爷爷唱歌儿，那可是真亲。”

“爷爷，你说的我不懂，难倒小燕子也会说话？”

“是的，当年你们一家人都去了城里，老家里就爷爷一个人守着这个老宅，每天能给爷爷对话的就是燕子了，村里的人大都进城打工了，出门从东到西爷爷常常找不到三个能说话的人。所以爷爷没事时，就坐在太阳底下看小燕子叽叽咋咋地唱歌儿，听够了，爷爷就学小燕子叽叽咋咋地唱，结果，爷爷最后也变成了一只小燕子了。每天只要爷爷叽叽咋咋地一叫，小燕子就会从赖睡的窝里飞出来，朝着爷爷叽叽咋咋地回唱……你可能不会懂得那时的爷爷心里会有多么的快乐啊，是小燕子给了孤独的爷爷的一个无限的快乐啊……”

“所以爷爷就把小燕子当成了咱家一口人。”

“对。燕子不但懂人情，而且还是个忠臣。不管咱家是穷是富，有人住没人住了，它们都始终如一地坚守着这个小院。是它们没让咱家的小院孤寂，每年也是它们把生机和春天带进了咱家的小院。”

“那么说，小燕子真的是可爱的好人了，老师也说过，做人就得做一个富贵不淫，贫贱不移的人，做人更应该像燕子一样，做一个能把春天带给人们的人……爷爷，我今后也像小燕子学习好吗？”

“是的，孙子真的聪明可爱，爷爷希望孙子永远是爷爷心中最可爱的小燕子了，有小燕子，咱家就有春天，有很多乐于奉献，贫贱不移的小燕子，咱国家就会总是春天……”

乡村油坊

◆陈树庆

在记忆中，似乎每一个村庄，都会有座油坊的，榨油时节，油香弥漫着村庄。

村里的油坊很是简陋，一年中的多半时间是冷清的。到了腊月季节，是乡人榨油的好时节。忙了一年的乡人榨点油热热闹闹地过一个新年。在“哎嗨吆喔”的打油号子声里，一丝亮闪闪的金色油丝从木榨里流出来，散发出一阵阵浓郁沁脾的油香气，浸透了乡村浑身的肌骨。榨油季节，油锤“哐当”的撞击声和粗犷的号子声搅缠在一起，从油坊的檐缝里悠然飘出，宛如一曲别具韵味的古乐，弥漫在村子上空。榨油工序并不复杂，不外乎炕籽、碾籽、蒸粉、包箍、榨油。击榨大概算是榨油最核心也是最热闹的场面了，在老油匠的一声铿锵有力的呐喊声中，只见散落在四处工序里的伙计们聚在一起，同时抓起那根吊在横梁高处的粗壮木油槌，木油槌仿佛有了生命，呼啸着，在空中划过一道优美的弧线，“呼”的一声，砸在木栓上，如此反复，不一会工夫，便听到油汩汩流出的声音，油便淌了下来，清亮至极，香味醇厚。顿时，浓浓的油香四散开来，浸润着整个油坊。望着晶莹清亮的油，闻着浓郁醇厚的油香，乡人像喝了蜂蜜一样，特别兴奋。随着油罐里的油倒进塑料桶里过完秤，大家畅快地聊开了，说今年风调雨顺，出油率高、油质好。油坊伙计收完工，围在一起，拿出自酿的高粱酒开怀豪饮，脸上洋溢着劳动收获的喜悦。

三九冰冻时，油坊也是乡人取暖的地方。这时田地里的活儿忙完一个段落。因为油坊里整天都要烧火烘烤，整个油坊暖烘烘的，三三两两的乡民没事做，便聚到油坊里，这也是油坊最热闹的时段，油坊里的伙计们各自忙着分内的事，而那些来此闲游看热闹的乡人则三五成群或蹲、或坐地分散在油坊里外，或闲聊、或走石子棋，说着典故以及人情世俗之类的，或者谈论着村里谁家嫁女、谁家娶媳妇的新鲜事。油坊里的伙计们在熟练地做着自己的活，口里接着话，不时发出一两声惊叹或笑声，热闹异常。和煦的阳光穿过屋皮上的小洞和板壁上的裂隙照射在油坊内，形成一束束不规则的光柱。油坊内的热气、烟雾和尘埃在这些不规则的光柱中悠悠晃晃。伙计们用粗布擦拭榨油机上的轴、钢圈等部件，一遍遍地擦拭干净，拾掇得光鲜锃亮。嘴馋时，我们就去油坊打“牙祭”。把花生或地瓜放在炉里经微火一烤，剥开黑黑的皮，里面的仁儿金黄金黄，一缕缕香气便扑鼻而入。等不及凉下来，一口一口吹着热气，花生或地瓜就到嘴里了。浓郁的香混着草木的清香，是多么昂贵的调料都无法调出来的，吃到嘴里感受到生活的甜美。

岁月渐长，当新式的榨油工具如雨后的春笋冒出，油坊失却了往日的热闹并渐渐停榨了，再后来，油坊坍塌，成了天通地漏的破屋。地上长起齐腰深的蒿草，成了蚱蜢和蛐蛐的乐园。惟有那雄浑粗豪的号子声和沉闷有力的轰鸣声，穿越时空，依旧在乡村的上空回荡。

青青艾蒿粑

★江初昕

周末，天气晴好，我和妻各骑辆自行车到郊外采摘艾蒿。上次去我老家，妻和儿子吃到我妈做的艾蒿粑，喜欢得不得了。我妈就手把手教会她做了，如今，也想亲手尝试一下。一路繁花似锦，白的梨花李花，红的桃花樱花，眼花缭乱，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花香。骑行半个多小时后，来到一块平整的河滩上。

虽是早春，不少植物才刚刚睁开惺忪的眼睛，而艾蒿却早早钻出了土壤，长出鲜嫩翠绿的叶子来，这里一丛，那儿一簇，在枯黄的草地上显得格外的养眼。艾蒿的叶子上附着一层白绒绒的毛，紫红色的茎干。随手掐下一棵，凑在鼻子下，有股浓郁的清香味便蔓延开来。我和妻蹲在地上，手里的剪刀“咔嚓”的响起，小篮子里顿时堆满了蓬松的艾蒿，翠绿欲滴，香气扑鼻。除了艾蒿外，妻子还意外采摘到了一大把野葱，高兴得不行。

回到家里，把采回来艾蒿倒在地板上，拣去老叶，洗净后放入开水中煮一下捞出，将艾蒿的汁水和入米粉，经过反复的翻揉，一团碧绿的粉团子就呈现在眼前。用湿布盖上，醒上一会。在醒粉团间隙，可以准备馅料。馅料可用萝卜锉成丝，加入辣椒，肉末丁；也可以将豆腐干切成细丁，同样拌入辣椒肉末。当然还可以做出豆沙或芝麻糖馅料的。馅料准备好后，面团也就发好了，接下来就可以着手开始做艾蒿粑了。拽下一个小粉团，在手心里搓成圆团，用手指插入粉团中，边旋转边轻轻展开粉皮，形成一个漏斗一样的粉皮。之后，往里头填入馅料，对角捏拢好口子，再用手指掐成花边，一个青翠的艾蒿粑就呈现在面前。看到这样青翠的艾蒿粑，不由得想起母亲小时候教给我们的那首童谣：“初七初八弯月儿，通身草绿不泛光。不及等到月满时，早被天狗一口吞”。说的就是我们小孩最爱吃这样的艾蒿粑了，几乎是一口一个大朵快颐。

等包好了，码放在竹屉中上灶台蒸了。随着家里蒸汽弥漫开来，一股扑鼻的清香满屋都是，大火蒸至二十分钟，就可以出笼了。刚出笼的艾蒿粑油光清亮，绿汪汪的，艾蒿融合在粉团中，相互牵扯，能使粉团不易破裂，也变得愈加有劲道和韧性了，薄薄的粉皮也能包裹下不少馅料。透着翠绿的粉皮，还能看见艾蒿粑里面的馅料，叫人看着就胃口大开，垂涎三尺。

刚出锅的艾蒿粑，绵软适口，粉皮中镶嵌着丝丝缕缕的艾叶，轻轻咬上一口，满嘴冒汁，油而不腻，艾叶特有的芳香瞬间在口舌间流转，加上里面香浓的馅料，掺和在一起，吃起来格外的滋性十足，美味无比，齿颊留香。而芝麻和豆沙的在爽滑的粉皮包裹下，犹显劲道十足，伴着淡淡的艾叶清香，吃起来咂咂有声。倘若下餐吃，也可以用油将艾蒿粑两面煎成金黄，这样吃起来不但香糯，而且更加有嚼头了。

看着这些翠绿的艾蒿粑，也很有成就感，心情就像眼前秀美的春光一般，变得格外的舒畅。妻拿起把手机这些刚出笼还冒着热气的艾蒿粑拍下来，发到自己微信上，顿时引来好友们纷纷点赞，好评如潮。

苗青 摄

山桃花开了

☆李秋芳

“待到春风吹起，我扛花去看你”，每次读老树的这两句诗，无来由地会觉得，那穿白衣长衫的人，扛的是一树山桃花。

山桃花，顾名思义生长在山上，也叫野桃花，比一般桃花淡，因淡生雅，故而山桃花看起来，有一份雅致与静气，加之生于山野，还有一种野生的美。试想，一树山桃花，扛在那穿白衣长衫的人肩上，该是多么的生动与美好呢。

刚来北方时，不习惯这里冬季的漫长，南方的花已经开得不像样了，这里却不见草绿，不见花开，无数次朝那山望去，山，还是萧瑟一片，一丝动静也没有，你等啊，盼啊，都有些不耐烦了。

某日，不经意间抬头，发现对面山上有一抹粉，以为看错了，再仔细看，确实是一抹粉，那一刻，心里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喜悦。

也终于知道了那一抹粉的名字——山桃花。它是这里最早开的花，是它带来了春的消息，从此，每年春天都盼着它早点开花。

山桃花开的时候，一定要爬一回山，去看花。

看花人当然不止我一个，很多人都攀着石阶上来看花，有老人，有小孩，有姑娘，有大人带着孩子一家出动的，站在一树树粉白色的山桃花面前，脸上绽着笑，“人面桃花相映红”。

站在山顶，看着漫山遍野的山桃花，粉似云霞，一片一片，一坡一坡，在这样盛大浓烈的开放面前，你会突然感到悲哀，纵有万千语言，也难以描绘你看到的那种美，于是你只能在心里连连叹息，真是“美得令人伤心”啊。

看花归来，折一小枝将开未开的山桃花，插于书案上的小瓷瓶里，第二天清晨，看到一枝绽开的山桃花，映在白墙上，那么清新，那么典雅，那么喜气，那一刻，你嗅到了满室春气，你感觉每一次的呼吸都是那么美好。

在春天里等你

☆邓荣河

在春天里等你，等的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种情绪。来与不来，无关紧要；早来晚来，不是话题。静静享受那一份等待，本身就是一种诗意。一年之计在于春，春天里有的是时间，可以让我对同一个故事，预设不同的结局。

在春天里等你，不需要花香，也不期待鸟语，只需要一种“草色遥看近却无”的境遇。希望本无所谓有，也无所谓无，就像那片时有时无的新绿。况且，春天里鸟儿吟唱的调调不高，花儿开放的声音很细，那些只有高度缺乏力度的诗情画意，很难全部驻扎进我的耳朵里。

在春天里等你，最好下着蒙蒙的细雨。一边漫步一边等待，静静的，不需要任何雨具。是啊，春雨淅沥，花伞无力，小小的花伞，并非能够撑圆所有的结局。有些看似圆满的结局，实际上是暗藏着很多缺陷的结局。这点，早已成了不是秘密的秘密。

在春天里等你。无聊时，可以折一段柳枝，拧一节柳笛。很多时候，纯真和天真一样重要，简直可以并驾齐驱。滴滴哒哒，哒哒滴滴，小小的柳笛，何尝不是一种纯天然的惬意。人生在世，又有多少美好实实在在地出自自己嘴里？

在春天里等你，别忘了捎带上一件风衣。春寒料峭，冷暖瞬息。一阵突然袭击的冷风，一片有备而来的沙尘，极有可能破坏掉那份沉醉其中的情绪。风衣，既能抵挡住风言，也能遮蔽住风语。

在春天里的你，忘记什么也别忘记手机。自拍的等待，比转发的相聚，更有意义……

一阕春雨半阕词

（外一篇）

□陈海红

敛一阕春雨，在时光里反刍。

你不急不恼，以惯有的轻盈缓步随夜而来。杜甫的一个“潜”字把你神化。你生怕惊扰了大地的梦，担心弯曲在眉梢上的甜蜜走得太快，你也在意一抹鹅黄的簇新上很快染上了尘埃。淅淅沥沥里，你与梦同拍，以梦的姿态低调潜入，绘一阕清醒，孕一世生命，低调地行走，名利只是俗物。

掬一掌晶莹，以景仰的目光把玩。

都说你如珍珠，其实是珍珠把它的澄澈给了你，珍珠远没有你的柔骨。你像婴儿的瞳仁那般明净，又像婴儿的肌肤那般吹弹可破。你是苍天赐于大地的娇儿，把无邪植入人们心中，让一切污秽羞于启齿，灰溜溜而去。清纯一笑间，大地便妖娆。

捻起一曲清音，在柔婉里怡心。

嘈嘈切切太过宣扬，滴滴哒哒总是清零，窸窸窣窣缺乏铿锵，你是女子衣袂间的一缕香风，浓淡调匀得恰到好处。和着香气，你似柔软的指间抚出的一曲清音，虽然一下就是两三天，却不会堕入缠绵的滥觞，分寸间的拿捏胜似一个智者。

不知小巷中那丁香一样的女子还在否，不知伞下那一眼的柔波还在荡漾否，不知柳梢间半开的情愫还会再续一场等待否？

一曲春雨半阕词。

父亲如牛

牛是家畜中我接触最多的动物，它与我的生活相关，放牛、割草、垫圈、收拾那和着青草味儿的牛粪，这些琐事贯穿了我整个青少年。我与牛犊一起长大，它也与我的成长息息相关。

父亲爱养牛，他自己就是一头牛，也把我们当牛一样养，犁头永远是一半在牛身上一半在他身上。调教小牛时，父亲使辔头、扎鼻钻、甩鞭子毫不手软，高举的皮鞭会毫不吝情地甩下。几十年来父亲养了多少头牛我已记不清了，父亲也如每一头牛那样，把最好的年华都种在了土里，直至身体佝偻、步履蹒跚。如今牛老了，父亲也老了，牛成了我笔下的宠物，劳苦一生的父亲也成了我心中永恒的情结。

父亲出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，先后经历了新中国成立、大跃进、三年困难期、改革开放、崭新的新世纪，对于我那贫乏的童年来说，父亲就是一部活的历史，聆听父亲就是聆听一部传奇。

年少时我喜欢父亲的一笔字，那一点一横一撇一捺似龙飞凤舞，敦厚里不乏灵异，后来我艳羡父亲拨得顺溜的算盘手艺，辟哩啪啦的清脆响声勾起了少年的无限美梦。其实父亲小学都没毕业，那时家大人口多，父亲是家中老大，只得中途辍学，稚嫩的肩膀很早便挑起了管家的重担，父亲忠人事、明情理、尽本份，一生恪守责任。

或许命硬的人都是命运多舛，父亲虽然健壮，但一生却都在与病魔争斗。贫苦的日子致使母亲积劳成疾，常年患病，与医生打交道中，父亲开始自学医书，后来竟也成了半个乡村医生。有一年春节母亲突然犯病，父亲送母亲去医院，我至今记得大年初一的家门口留下了一串深深浅浅、仄仄歪歪的脚印。可刚强的父亲没有被困难压倒，他的身板反而比以前挺得更直，给我们一家撑起了一片安宁的天空。我上学时总是淘气，没少挨过父亲的巴掌，父亲信奉“棍棒之下出孝子”的格言，他总是把最严厉的一面给了我，因为吃了没文化的亏，他希望我们成才。不管日子多么贫穷，父亲一直坚持要我们读书。

那年一场大病突降，母亲溘然辞世，我看见强健的父亲手足无措，他的眼眶里溢满了泪水，那是我第一次看见父亲流泪，那一刻的父亲像个孩子。之后父亲很快地老了，脊梁不再挺拔，唠叨多了，叮嘱多了，挂念多了。

晚年的父亲，眼神不再忧虑，沉静得像一尊佛。前几天他在与我们姐弟的交谈中，希望我们能够提前给他置办好棺板和老衣，说是怕到时候让我们手忙脚乱、措手不及。听到此，我的鼻子一酸，眼泪喷涌，可又生怕他看见，赶紧转身背向他，谁知父亲却淡淡一笑说：“人总有生死的，活多少都得走？我已经很知足了……”

父亲如牛一样的秉性，是我一生的景仰，是我们兄弟姐妹的灵魂高塔。

以春的名义

○赵同胜

以春的名义走出去，久违的自然，带给了我更多的心灵慰藉。

春，挣脱了冬的束缚，带着温润来到我的身边。似潮，却少了汹涌，似涛，却不见澎湃。而是带着一脸的和蔼悄然对我说：约呗？我顿了顿，假装不情愿地“嗯”了一声。于是，这个周末，我便和老婆一起，

径直扑向旷野，共赴春光的约会。

寻常的日子，除了上班，业余时间几乎被文字所包裹，身边的老婆受到冷落，我却全然不知，当那天老婆嗔怪，就知道码字，身边还有个大活人那！我恍悟，已经丢了春光几多年。

蜷缩在水泥丛林，满目灰色的基调，心情也被熏染得萎靡。随着脚的用力，自行车逃跑似的离了城市的喧嚣，高楼渐进成了身后的背景，触目所及，颜色层叠的变化，昭示着这个世界的缤纷和绚烂，却原来，春光里，正在释放美的无限。

迎春花用耀眼的鹅黄，抻拽着人们的目光，那舍我其谁的霸道，是对春的膜拜，也是对春的张扬。从冬的萧瑟中，酝酿充满智慧的灵性，只待在竞逐中拔得头筹。人们似乎认可了迎春花的招摇，不仅给她起了一个含“春”的名字，而且她一露头，随即便把春天熨在心里，绑在腿上，去追逐春天的脚步。此时的迎春花，虽过了盛期，可她依然肆意纾解着本来的高傲。老婆说，好久没看到迎春花了。我心不由酸了一下，顺势把老婆拥在怀里。以后每年你都会看到的！此时，我心里溢满了歉疚。

植物园在郊外，骑车过去，于很少运动的我们来说，也是一个不小的考验。老婆盎然的情绪，让我始料未及，原来，春潮的涌动，竟是这般的引人入胜。

园林硕大，游人如织。春光果真有吸魂大法，让形色人等都抵挡不住那般的魔力。草皮如毯，透出星绿点点，于高低起伏中，蛰伏着如锦的碧绿。刚想踏进一只脚，老婆一把将我拽住，提醒说，对生命的呵护，要时刻牢记于心。脸上的羞红，一点点发散，被融进了春光里。

我是个十足的花盲，对各色花没有丁点概念。抬头仰望，瞅着那一簇簇花在枝头拥来挤去，我双眼迷离，傻愣愣地只会说“好看好看！”旁边的一位大姐说，那就是樱花。再仔细凝望那伞状的粉色花瓣，美在空间里肆无忌惮地彰显着春光的旖旎。忽而，扑鼻的花香袭来，不用说，那就是众所追寻的丁香了，不事张扬，却摄人魂魄，不知是否因了戴望舒像丁香一样的姑娘，才让丁香多了几许遐想，反正，闻识丁香，我抑制不住心神荡漾。

樱花朵朵春意闹，丁香点点沁芬芳。对于我脱口而出的似是而非的诗句，老婆瞥了我一眼，“真酸！”话刚一出口，我那温柔细腻的拳头便摩挲一般垂落在老婆的身上，引发笑声阵阵。

以春的名义，走出繁缛，走出桎梏，恣意徜徉在春潮里，陶醉在春光里，不知不觉已近午间，醉倒在五彩缤纷中，那份惬意，不仅荡涤了心空的尘埃，留下了几多宁静，更有温暖的甜蜜浸润其中，挽着老婆的手，感受着岁月沉积的情感，体味着历久弥新的冲动，春光，不仅是美景，更是爱的永恒。

余富全 摄

本报由迪庆日报彩色印务中心印刷
本报地址：香格里拉市康珠大道208号 邮编：674499 纠错投诉电话：8224019 传真：8289000 记者部：8222759 编辑部：8223550 副刊部：8226346 广告部：8230970 印务中心：8881620 网络部：8881015